

曹雷回忆当年有趣的声音形象

上个月，我到巴伐利亚旅游，在大巴上导游就给我们放《茜茜公主》。这部影片家喻户晓，没想到，大家反映最强烈的就是这句“太棒了”。这句“太棒了”，是弗朗茨大公（茜茜的公公）的口头禅，是由导演周瀚配的音。他的名字很少上字幕，观众不太熟，因为他在银幕上配的大多是一些小角色。但是，他赶上最出色的戏，就是“太棒了”，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在很多戏里头，非常认真地配小角色。配音最多的就是武打片里被打死的小角色，这次上海演出，导演还特意把他配过的各种“噢！啊！”做成一个小剪辑。



《爱德华大夫》-康斯坦斯



《茜茜公主》-苏菲皇太后



《非凡的艾玛》-艾玛



《阳光下的罪恶》-达芬尼



《蒲田进行曲》-小夏



曹雷 配音演员兼导演
为《非凡的爱玛》《爱德华大夫》《国家利益》《总统轶事》《蒲田进行曲》等译制片中女主角配音；并担任《斯巴达克斯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看得见风景的房间》《柏林之恋》等译制片的导演。皇后专业户，法国太后，拿破仑母亲，俄国女沙皇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和她母亲，奥地利的苏菲皇太后，武则天，慈禧太后，她都配过音。



那是很多人，通向世界的第一扇窗

曹雷说，那个时代，在观众心目中，一直以来与译制片相连的是自己当年的很多生活轨迹、个人经历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但是这些经历里头都融合了和译制片的关系。

■文 | 冷梅 ■图 | 资料

不可复制的辉煌时代

2014年国庆节前，上海大剧院排练厅内，童自荣、刘广宁、孙渝烽、曹雷正在为10月1日的《辉煌年代》上海首场演出紧锣密鼓地彩排。进入尾声，主持人薛飞报台词，“感谢观众来观看今晚的演出。”这时，他的话被曹雷打断，曹雷觉得“演出”这个措辞并不理想，并一再强调，应该用“今晚这次聚会。”她的心思，在座的老艺术家们其实都能理解，这次谢幕演出，与其说是一次答谢观众的集体告别，不如说是一次共赴盛事的聚会。

“说实话，我们这些演员，对那个时代，对我们的老厂长陈叙一，对当年配音演员这个群体都还是蛮留恋的。”因为曹雷的积极，她总是这群老艺术家中曝光度最高的一位。她说，事实上，《辉煌年代》引起了所有观众关于译制片时代的集体回忆。那个时代，在观众心目当中，一直以来与译制片相连的是自己当年的很多生活轨迹、个人经历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但是这些经历里头都融合了和译制片的关系。它是国人最早看世界的窗口，在那个时代，经历十年动乱以后，终于这个窗户打开了，每个人的性格、心理，甚至每个人的命运都引来了很大变化。

“到现在，还有许多美国的粉丝，回到上海，来买我们的书，来看我们，那些人我们都不认识，他们找到出版社，整箱整箱购买我们的书，然后再寄到国外去。他们说，要不是你们当年的那些电影打动了我们，我们根本不会走出国门，怀着美国梦，世界梦。”

在很多人心中，那是一段不可复制的辉煌年代。“整段整段的电影台词儿观众都会背，背得比我们还溜。”这几日，曹雷住进医院，要做心脏搭桥术后的身体复查。彩排当天，她从医院里出来，打了辆出租车。坐进去之后，出租车司机一直回头看她。“我以为他耳朵不太好，就大声跟他说我要到哪里。司机师傅六十岁出头，回头对我说，你是谁谁谁？我当时就纳闷了，你怎么知道，我说的是上海话啊。司机师傅说，上海话是没错，但是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啊。”一路上，他和曹雷聊起了译制片，一部部如数家珍。

去年，曹雷在话剧中心排演《万尼亚舅舅》，当时打了一辆车去送俄文导演，在车上她跟导演交谈甚欢，结果等导演下车了，50岁上下的司机回过头来说：“依姓曹。”他一下子叫不出曹雷的名字，但是

他有这个记忆，“你有个弟弟叫曹景行。你的声音，我一听就知道。”

难忘阶级友情

那是一个无私的年代。过去，演员之间从来没有主角配角之分，只有塑造的角色不同，而且有些老演员很无私，经常会把年轻演员推上去。曹雷配完《罗马之战》后，第二、第三部戏，就跟着毕克搭戏。当时，毕克丝毫不看轻年轻演员，老是要抬着曹雷，对她进行引导。“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大腕儿。好像把我的戏托上去，对他配音也会更好。还有卫禹平导演，我中学就看他的戏。那时我刚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一点点教我。他白天忙完之后，每天晚上就帮助我排戏，一起对口型。我配得好的地方，他马上大加赞赏，‘太对了，就该是这样。’”当年，演员们在配音棚里配音，扩音器就接到演员休息室，老演员在休息室准备他的戏时，也都会听配音棚里的现场直播。听到某些地方不对，外边的老演员便会打开对讲机，和配音棚里直接对话，“刚才的演员，谁谁谁，那个重音不对。”

据曹雷回忆，老厂长陈叙一病了，后来声带也摘除了。那时，我接到一部电视剧，心里没底。给他打电话，我说，“老头儿，这里有个片子，你看能不能接，如果你愿意接的话，你对着听筒敲两下，不能接的话，敲一下。”过了一会儿，他对着听筒敲了两下，我当时心就落地了。过了几天以后，他和我碰面，把翻译的本子拿给我看。稿纸上的空白处，全是注解，生怕我看不明白。哪怕是玩牌，他知道我不会玩，他都写好：这是一种什么牌，叫什么，怎么玩，因为台词里会带到。箭头标注到上面，又标注到下面，整个稿纸写满了注解。

老厂长病重弥留，曹雷去医院看他，承诺会接过衣钵，把他的事业继承好。老头儿在纸上写下声音：它不是我的事业，是我所爱的事业。

如今，曹雷依旧活跃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。除了参与《辉煌年代》这次的上海演出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2015年开幕大戏《谋杀正在直播》将在年底上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。这是阿加莎从未出版的《私人电话》《高贵盘子里的黄油》《黄色鸢尾花》三个广播剧剧本，这次由曹雷导演，特邀了程晓桦、刘广宁、童自荣、赵慎之等配音艺术家再现经典，它也包含了老厂长的遗愿。

上译女生组里，有一个人叫潘我源，她的声音很特别，不是那种柔美的，也不是端庄的，是那种哑嗓子。她配过《凡尔杜先生》里中了头彩的女佣，《冰海沉船》中的女财主。她的声音特点是，刚上来时声音是端着，端着端着就松了，语境上来时那种“pia pia”的声音就出来了。还有《叶塞尼亚》里的吉普赛外婆，《罗马之战》里她配我的女佣。潘我源说话、处世大大咧咧，笑起来不管不顾，嘎嘎嘎的像只鸭子，所以才有了“鸭子”这个外号。

Story